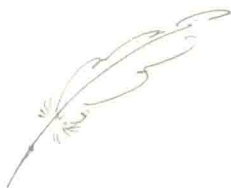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法] 德蒂安 Marcel Detienne ● 著

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ïque

王芳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②
Classici et C.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ïque

[法]德蒂安 Marcel Detienne | 著

王芳 | 译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法)德蒂安著;王芳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8283-7

I. ①希… II. ①德… ②王…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6560号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ïque

©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5679

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

作者 (法)德蒂安

译者 王芳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千字

定 价 3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学丛编”出版说明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教的几乎所有各类学科——之所以说“几乎”,因为我们迄今尚未引进西方现代文教中的古典学。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国文教传统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并无“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之分,其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西方文教传统实难比拟。然而,清末废除科举制施行新学之后,我国文教传统被迫面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切割,从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既然西方的现代性已然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对待已然变成“古典”的传统文教经典同样成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实有必要深入认识在西方现代文教制度中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典学这一与哲学、文学、史学并立的一级学科。

认识西方的古典学为的是应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代文教问题:即能否化解、如何化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西方的古典学乃现代文教制度的产物,带有难以抹去的现代学问品质。如果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古典学,就不可唯西方的古典学传统是从,而是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恢复古传文教经典在百年前尚且一以贯之地具有的现实教化作用。透彻了解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问题,为的是深入理解前车之鉴:古典学成了满足于“钻故纸堆”,与现代问题聊不相干。认识西方古典学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成为一个学人仍然必经研习古传经典之途,从而中国的古典学理应是我们已然现代—后现代化了的文教制度的基础——

2 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

学习古传经典将带给我们的是通透的生活感觉、审慎的政治立场、高贵的伦理态度,永远有当下意义。

本丛编旨在译介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文献:凡学科建设、古典学史发微乃至种种具体的古典研究成果,一概统而编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乙组

2011 年元月

中译本前言

“神话学”(mythology)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神话”自从被“哲学”取代之后,就成了一种过往的“故事学”(mythos - logos),上古的神明不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下滑成了人类理性的谈资,“神明”让位于理智的“自因”(causa sui),尽管“人既不能向(自因)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畏惧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亦歌亦舞。”^①即便如此,古代讲述神话传说本身还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比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神话学”或“讲故事”是一种宣谕教化的有效手段。^②

现代神话学受到弗雷泽和列维 - 施特劳斯等人的影响而皈依到“人类学”(和“民俗学”)门下,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似乎与道德教化和社会规范的指导没有多大关系了。不过,颇为难得的是,德蒂安的视角却或多或少能够与“结构主义”和美国当今“古典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逻辑学机制》,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下卷,页841。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7b16(米达斯的贪婪)、1269b28(阿瑞斯和阿芙洛狄忒的结合并非没有道理)、1284a22(为了政治的稳定而像阿尔戈斯英雄船上的人一样遗弃赫拉克勒斯)。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神话”几乎等同于“神学”(theology),而他对“神学”这种远古而幼稚的思考很不以为然(《形而上学》983b29,1071b26 - 28,1075b26,1091a34),尽管他开出了自己的“理性神学”之维度(比较《形而上学》1074a38 - b14)。

研究”保持适当的距离。哈瑞森(J. E. Harrison, 又译“赫丽生”)、韦尔南和德蒂安等人的斐然成就,却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堪称美丽的“失乐园”。这个远古的世界之所以“神秘”,不在于它时间久远,而在于品质迥异,或者说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领会和欣赏它的能力,其缘由颇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要之即在于过度的理性化所产生的思想僵化。德蒂安等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因受到现代学问形态的污染而有这样那样可以商讨的地方,在学术上却无疑值得肯定,当然是我们进入人类思想源头的的一个可选入口。

在漫长的古风时期,掌握“真理”的不是后世所谓的“哲人”,而是“诗人”。诗人与后来作为某种文体从业者(亚里士多德《论诗术》1447b15-17)的身份地位大不相同,即便亚里士多德对诗人的弘扬也还远远达不到古风时期那个高度。那时,诗人是缪斯门生,被挑选出来发布和阐释神明的旨意,因此,诗人首先是占卜者和先知。这位领受了神意的特殊人物自然就是最高的仲裁者,也即正义之王。诗人因为代天立言而拥有“真理”,才有资格看到真理,甚至就是真理的主人。

但势不可挡的世俗化的洪流让诗人最终变得平庸不堪,最终从神坛上被赶下来,重新登上宝座的正是推动世俗化进程并作为其代言者的“哲人”,哲人后来甚至靠杀死上帝而僭登大宝。诗人收费作诗以歌颂恩主,最终让自己以及诗歌斯文扫地。当然,诗人地位一落千丈,从至高无上的“君子儒”下降为相礼的“小人儒”,其身份地位的陨落不仅仅由于个人品质的败坏,还在于民主制度本身就拒绝任何“一家独大”的精英类型。人类无尽的欲求必然导致永恒的纷争,而日益严重的争斗让武士逐渐取代了诗人(因此而有了哲人),战争手段(尤其集团作战的重装步兵方阵不允许杰出人士的自我标榜)的变化也让民主精神不得不把诗人驱逐出统治阶层。“存在”与“非存在”的问题取代了“真理”和“欺骗”。

哲学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真理”的民主化就成了哲学。属人的语言、而非属神的诗性语言成为新的表达方式,思想亦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加注重公共性、明晰性和现实性。人们尊奉的不再是神明颁布的真理,而是相互平等的个体的意见——但哲人努力把属人的意见粉饰成了“真理”,从此,“真理”的内涵也发生了颠转!或者说,真正的“真理”就这样被哲学早早地“遮蔽”起来了,因此,“去蔽”不应该是回到语言的家园,而是回到最古老的“诗”中,毕竟,logos[逻各斯]与真理不同,更与 aletheia[真理]无关。唯当我们认识到,几千年来一直被我们奉为至宝的所谓“真理”,其本质不过是属人的意见,我们才可能摆脱这些伪装成真理的意见所造成的巨大危机。

那么,谁才是“诗人”?帕默尼德(Parmenides,又译“巴门尼德”)虽然专门写诗颂真理,却还远远算不得“真理”的守护者。柏拉图努力恢复古风时期的“诗统”,重拾“真理”之为“记忆”的本质,本可名垂千古的功绩很快淹没在自然和超自然的哲学传统中,也无法被后人恰当地视为“诗人之子”。就连大名鼎鼎的荷马和赫西俄德,亦不过是在努力地保留远古的风流,他们与柏拉图一样,只是我们时代的诗人。

“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哲人甚至连稍微像样的身份都不愿意恩赐给荷马和赫西俄德了,在他看来,“赫西俄德周围的人和那些神学家们所考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信念而并不顾忌我们,他们把神或出于神的东西当做本原。……对于那些神秘隐晦之辞(mythikōs sophizomenōn)不值得去认真研究,但对于那些以证明来说的道理,却必须反复考察并且追问。”^①至于近人如康福德者把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0a9-20,苗力田译文,参《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卷七,页76。神学已经成为思辨哲学的一部分(1026a19, 1064b3),比较柏拉图《王制》379a5-6(据说是 theology 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赫西俄德视为哲人的先驱,不过是要让哲学的源头显得更加古老而神圣,他们看似把赫西俄德抬高到哲人的高度,殊不知却是让诗人蒙尘。

于是,我们最后就会落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什么是真理?海德格尔对符合论的批评最多只是终结了流俗的真理观,而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他由于在思想中缺乏政治伦理的维度,也注定了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与他所钟爱的 being[存在]毫无关联的 aletheia。“哲学”不在九位缪斯的管辖范围内,因而没有自己的保护神,哲学也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位(像“法律”和“正义”那样的)神明——哲学恰恰是革掉了神明的命才得以自生自存。

“真理”(a-letheia)的字面意思是对“遗忘”的抵抗,它本身是一种宗教的力量。Aletheia 本质上就是“记忆”,我们只知道冥府有条“忘川”或“忘泉”(Lethe),却不知道旁边还有一座“记忆之泉”(Mnemosyne)。^①但我们转世之前最需要记住什么?首先要记住的不是冥府对恶的惩处,而是更为根本的天地大法,也就是作为良法(Eunomia)、正义(Dike)、和平(Eirene)以及“命运三女神”之母的忒弥斯(Themis),如是,人类和自然也才有安顿之处。

照此说来,我们也似乎有必要像柏拉图所主张的那样,不仅要把已经蜕化变质的诗人逐出城邦,出于同样的理由,还要把哲人逐出城邦。这种“驱逐”不是一种“惩罚”甚或“放弃”,而是一种“为了回归”的历练。他们的“流放”首先就是为了向“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学习,去思想最隐秘而本真的时代寻求真正的“真理”,当然,

① “水”是古人最早凭以发誓的东西(参《伊利亚特》14.27,15.37,《奥德赛》5.184-185,赫西俄德《神谱》793),后来才是“血”、“酒”和“圣经”,因此,“水”本身就具有宗教功能。中文的“法”中的“水”与此相通,首先不是指公平,而是指“神圣”(公平当然不在话下)。

“流放”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们有着比“流放”深远得多的“使命”。

一本书的翻译不足以改变什么,却可能让读者在艰难的思索中有所感悟,帮助我们意识到摆脱“洞穴假象”(培根语)的急迫性。林梅玉和胡帆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初译。本书的内容涉及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思想世界,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能力和水平,祈望方家不吝指教。

程志敏

2013年11月28日

目 录

中译本前言(程志敏)	1
序言:回归真理的入口	1
前言(维达尔-纳盖)	30
第一章 真理与社会	38
第二章 诗人的记忆	45
第三章 海中老人	69
第四章 言语的模糊	96
第五章 世俗化进程	131
第六章 抉择:阿勒忒亚还是阿帕忒	158
第七章 模糊与矛盾	204
索引	208

序 言

回归真理的入口

[15] 在古希腊,自雕塑首次开始描绘人类以来,通向“真理草场”的道路忽然就打通了,浮现在眼前的是阿勒忒亚平原(the Plain of Alêtheia)。甚至还有更隐秘的足迹通向遗忘之泉(the Fountain of Oblivion)或记忆女神(Memory)的冰川。某日在克里特(Crete),采药师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睡得如此之沉以至于不知始终,他一直在睡梦中亲身和真理(Truth)对话。^① 在公元前六世纪,真理,即阿勒忒亚,是那位问候帕默尼德并把他引向“完美无缺的真理世界不可动摇的核心”的女神的亲密伙伴。

真理为探寻古代、探寻原初者提供了让人着迷的考古知识,从赫西俄德的缪斯到知者的向导——太阳神的女儿们。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宗教哲学圈子曾在早期为理解“魔力”之人作出了两三次尝试,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主题作出了改编,这些已经让我相信沿着从宗教通向哲学思想的道路是会有收获的。^② 我早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短

① [译按]厄庇米修斯:希腊神话中后知后觉的神,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他娶了潘多拉为妻,结果给人类带来了灾祸。

② 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为:《荷马、赫西俄德与毕达哥拉斯: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诗人与哲学家》(Homère, Hésiode et Pythagore: Poésie et philosophie dans le pythagorisme ancien, 见 *Collection Latomus*, vol. 57, Brussels, 1962)、《从宗教思想到哲学思想: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中 Daimôn 的含义》(De la pensée religieuse à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La notion de Daimôn dans le pythagorisme ancien, 见

文中就已开始考察这个话题,而1965年我在获得列日大学(Université de Liège)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完成了我的探寻。^①它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发现:在古希腊,只有三类人[16]——预言家、吟游诗人和正义之王——能因为他们的特殊品质而享有发布真理的特权。诗人、先知和国王也分享相似的言语类型。通过记忆即摩涅莫绪涅(Mnēmosynē)的宗教力量,诗人和预言家都能直接进入彼岸(the Beyond),他们能看到不可见之物,说出“昔为何,今为何,将为何”。凭借这一灵性知识,诗人用歌声般的言语庆祝人类的功绩和行为,这些功绩和行为也因此成为光辉和启示,充满了巨大的力量和存在的完满。与此类似,国王的言语依靠严酷的考验而具备了语言的力量。它将正义带给人类,无需借助证据或调查就能建立法律秩序。

这三类人物都是从这种言语的核心出发,那就是阿勒忒亚,一种属于宗教存在的力量——宗教或与之相关,或与之相反。与正义即狄刻关系密切的阿勒忒亚,与歌唱言语慕萨[Moûsa]组成了一对,另外还伴有光和赞美。另一方面,阿勒忒亚与遗忘——即勒忒——相反,遗忘是沉默、谴责和晦涩的同伙。在他们的神话—宗教的(mythico-religious)面貌中,阿勒忒亚发出了现实可行的真理。她是灵验的力量,她创造了存在(being)。正如后来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真正的话语是“由根据习俗将说话当作权利的人发出的”。^②这样想的话,那阿勒忒亚和勒忒就不是水火不容、相互矛盾的;他们组

Bibliothèque de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vol. 165, Paris, 1963)、《赫西俄德作品中的农业危机与宗教观》(Crise agraire et attitude religieuse chez Hésiode, 见 *Collection Latomus*, 卷68, Brussels, 1963)。

① 《阿勒忒亚的神话内涵》(La Notion mythique d'ΑΛΗΘΕΙΑ, *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73, 1960)。

② 福柯,《话语的秩序》(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见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页218。

成了一种单一宗教力量的两个极端。沉默和遗忘的反面组成了记忆女神和阿勒忒亚不可分割的影子。同样由于这种力量，记忆女神的女儿们，即缪斯不仅能够“像说真话那样说假话”，而且还具有“说真话”的知识。^①

智术师和哲学家在“真理大师”的谱系中占据着什么地位呢？[17]他们的言语与预言家、诗人以及正义之王这些能传递现实的灵验言语有什么不同呢？一种表达和逻辑都以模糊为重要特征的思想是如何过渡到通过论据、相互不矛盾和区分了意义与假设指称的对话来明确宣告新智识政权的来临这一思想的呢？

对我而言，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语境也许对真理这个概念的谱系有所裨益。在研究毕达哥拉斯时，我偶然发现言语有渐渐世俗化的迹象。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军队组织中，因为它赐予士兵阶级的所有成员以相等的话语权，允许他们讨论公共事务。公元前650年左右开始的重装步兵改革不仅在战争中采用了一种新型武器装备和行动方案，而且还促使了“同等类似”的士兵—邦民的出现。这样一来，对话——对他们演说且宣传集体事务或与集体事务相关的世俗演说——开始站稳脚跟，而此时传播真理的灵验言语渐渐荒废。通过基于政治且与广场（agora）相关的新功能，逻各斯（logos）——言语和语言——变得独立。现在关于语言的思想主要有两个趋势。一边是逻各斯被看成维持社会关系的工具：它是如何对他人起作用的？在这一支脉中，修辞学和诡辩术开始发展游说技巧的语法和文体分析。而另一支脉是哲学发现的，它将逻各斯所反映的看成是了解现实的途径：言语是现实的全部吗？如果是，那么数字表达的现实[18]、数学家和几何学家发现的现实

① 赫西俄德，《神谱》（*Theogony*，拉提摩尔[Richmond Lattimore]译，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又如何解释?

然后,我开始研究阿勒忒亚的兴衰,特别是曾在智术师思想中贬值的阿勒忒亚是如何将自己与帕默尼德的话语联系在一起的,如何与早期总是不证自明、受和谐统一原则严格控制、包含永恒存在的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的。

三十年后,劳埃德(Janet Lloyd)仔细地翻译了这部作品,对她我真是万分感谢,这样我就有机会重新考察这一早期作品的设想和内容,思考大量的方法论问题。1958年我在法尔内塞广场(Piazza Farnese)的罗马法语学校(Ecole Française de Rome)对“魔力”之人的分析让我开始考虑各种形式的调解,热尔内(Louis Gernet)把他的论文“哲学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hilosophie)送给了我。^①那时我已拜读这位希腊学者的著作多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在圣地王子先生大街(rue Monsieur-le-Prince)时就有望成为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the Centre de Recherches Comparées sur les sociétés Anciennes)研究员所崇拜的对象了,该中心的左膀右臂,历史学家多纳托(Riccardo Di Donato)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狂热从比萨出发去组织中心“奠基人”的礼拜仪式。^②在那篇短文中——原文极其难找,直到1968年我和韦尔南在《古希腊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Ancient Greece*)中和其他论文一起收录时才重新刊印,热尔内指出了确定“神话概念、宗教实践和社会形式……牵涉哲学起源”这一过

① 热尔内,《哲学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hilosophie,见 *Bulletin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du Maroc*, 1945), 页183。

② 这些“奠基人”是创立了“历史比较”心理学的梅耶森(Ignace Meyerson,他和大多数他的忠实弟子认为“历史比较”心理学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热尔内和[有点不同意热尔内的]韦尔南。关于当时多纳托举行的“礼拜仪式”及它的接受,我会在其他地方提及。

程如何发生的重要性。^① 热尔内尤其注意哲学家，注意哲学家如何表现的像是被“选定”一样，注意哲学家对自己在世界上、在城邦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拥有的知识是怎么看的。同样在1958年，当我在法尔内塞广场意识到希腊对民族学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时，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向我揭示了分析和创立“神话思想”理论的新途径，而这些途径是希腊学者甚至在学者中间都罕有提及的。^② [19] 潜藏在我所探寻的真理的宗教结构之下的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梅耶（Antoine Meillet）的假说，即语言引导观念，语言现象与习俗有关，也就是与技术、社会关系和相互交流语境下存在的重要图式有关。

我研究的课题就是言语及其早期在城邦中的使用，我今天要继续沿着同样两条普遍路线去探寻这个问题。第一条关注的是集会的实践，它来源于成百上千次实验，涉及一个政治空间内的许多模型。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言语的反映、言语的效果、言语的技巧、言语与世界及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所产生的环境的本质。我目前正在从比较学者的角度分析如何在集会中使用言语和行为模式，其中涉及埃塞俄比亚人、哥萨克族和意大利的公社运动。^③

① 德蒂安、热尔内和韦尔南编，《古希腊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Ancient Greece*，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和纳吉[Blaise Nagy]译，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页353。

② 尤其见第11章《神话的结构研究》（*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③ 此项工作是巴黎大学古典研究实践派、国家科研中心（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Centr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Université de Paris）和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历史与人类学：比较研究方法”（*Histoire et Anthropologie: approches comparatives*）研究小组项目的一部分，目前正在进行中。